

DONGHU·YUSI

散文天地

陌上采青蕹

□刘峰

春风骀荡，又绿江南。酥软的田野，仿佛一本新版的《诗经》，被风儿翻出陌上青鲜好听的乳名，殷勤伸出青嫩多汁的手掌，召唤人们扑向她的怀抱，去尽情品味春时的美妙。

陌上采春鲜，我最难忘的是采蕹。当几场春雨悄悄洒落，酡红的日头缓缓爬上村东的那一片坡地，一缕缕乳白的地气开始蒸腾，天地之间弥漫着浮子酒一样的醇香，肥沃的土地呈现出一派“草色远看近却无”的景致，弓下腰睁大眼睛一瞧才发现，原来是青嫩嫩的春蕹生长出来了。

不几日工夫，春蕹长出一筷子长，坡地仿佛泼绿似的，已是密匝匝一片。黄土地，绿蕹叶，碧云天，乳野烟，构成了一幅恬静的画卷。

但很快，这静谧被一群嬉闹的儿童打破。乡下孩童的基因里，承袭了父辈的鉴别能力，仿佛无师自通——蕹叶，细窄，中空，如翡翠，茎长，柔嫩，犹簪，蕹根，洁白，球状，似玉。有经验的，不须看，仅凭嗅，就一手准。蕹的气味，辛甜，微辣，芳醇，很特别。倘若还不行，就尝，像神农尝百草那样，用舌尖品咂一下，就分晓了。

采蕹，虽说是采，其实是扯。蕹，不像其它野菜，无须挖，走在地里，弓下腰，捋一把茎叶，一扯，连球根带泥一起拔出，装入竹篮码好，又接着扯——眼前的大自然，简直成了菜园。扯蕹，最好在雨晴，鸪鹑叫得最殷勤时分。

“鸪鹑，鸪鹑，鸪鹑——”一切都很难。此时节，土地被雨一浸，疏松松软如同发糕，无须太过用力，将蕹顺势一扯，整株在手，完完整整，齐齐崭崭。有些聪慧的孩子，专爱跟在大人的犁后面，待犁浪一过，见显露了一窝球白，上前一把捧取，一抖，泥土簌簌而落，要不一会儿，竹篮子就满了。

归来，衣衫草色染。将蕹洗净，留下球白，其余切成段，在油锅先摊上蛋汁，再倒入一同爆炒，当一盘美食端上桌，伸向它的筷子最频，鲜香嫩滑，黄绿相间，品之回味无穷。袅袅炊烟里，尽是最幸福的味道。乡间巧妇花样百出，除了蕹炒鸡蛋，还用它做春卷、春饼、春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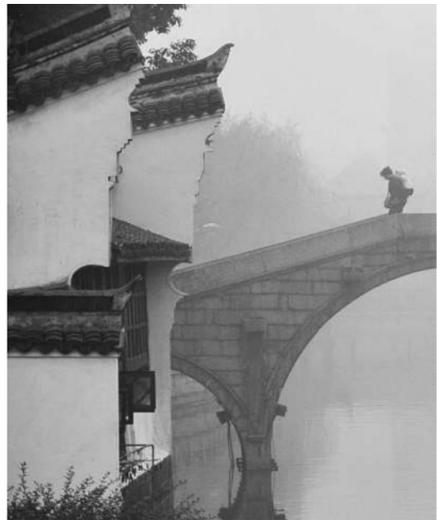
然而最妙的，是做蒿头。将荷叶洗净，沥干，倒入蕹白，再覆上冷开水，调入白糖、精盐、白醋、辣子、姜片等作料，浸泡一段时日，启开坛盖，只见一枚枚蒿头，晶莹剔透，玲珑如玉。一闻到这香味，肚里的馋虫们准会打架。

母亲喜欢做蒿头，春日里一做就是好几坛，往往能食到“双抢”时节。当劳累一天归来，就着白银似月光，饮一碗糯米酒，嚼几枚蒿头，那辣，那酸，直润咽喉，荡气回肠，浑身上下就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爽；父亲一旦高兴了，会邀两三好友，“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”，只谈饮到“人散去，一钩新月如水天”，那情味，足可留忆一生。

春蕹，是野菜，亦是草药。长期食蕹，可理气，通阳，宽胸，对心血管病者大有裨益。对蕹，一代药王孙思邈曾言，“心病宜食之。”乡间劳力长年食用，祛病健身，挑起重担就成了“草上飞”。近日夜读，才知道“蕹”就是野蒜，细想这“野蒜”二字，烟火气重，实在可亲！

青砖，绿瓦

□陆锋



每一座城市的地基，都填充着一部久远的历史。城市里的每一块砖瓦，都留有人类的记忆。江南的砖瓦，与别处不同——砖是青的，瓦是绿的。在这里，真正的老宅院非黑非白，一派古旧与苍青。冷硬的青砖结结实实的，背上开着花儿，大朵大朵的，像极了乡间朴素丰腴的女子，简洁干脆，经得起风吹雨打。人字形的瓦檐重重叠叠，鱼鳞小瓦就一片覆一片那么趴着，静谧、乖巧。

瓦，本是黑色的，大约是岁月久长，储存了太多关于雨水的记忆，缝隙里挣扎出了青色的苔藓。瓦上的青苔，嫩嫩的，绿绿的，纯真极了。苔藓是瓦的衣，一小蓬、一小蓬，郁郁葱葱，透着一股清简之美。身着苔藓衣的瓦，浓妆或淡描，墨绿、深绿、翠绿……是光阴里孕育出来的勃勃的盎然，是源源不断的生机。

瓦，是江南的魂，像一张网，阡陌纵横。沿着水岸，弄堂也是曲曲折折，多少“山穷水尽疑无路”一个转身又成了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若站在高处看，江南就是一个大水塘，那些高低不一的房子就是一条条大小不一的鱼儿，白墙是鱼儿的肚，屋脊是鱼儿的脊，瓦是千瓣闪闪鱼鳞，苔藓是润在水中的草。这鱼儿是活的，在水上，又在水中，逍遥自在——江南的灵动，早就韵在了骨子里。

每一座建筑，都是一段历史的印记。而在江南，一砖、一瓦，都是沉积的史册。

砖上雕着的飞禽走兽吉祥美好，刻着的花鸟虫鱼栩栩如生，镂空的花福寿喜飘着翰墨之香，风雨未曾停歇，轮廓不曾模糊。

瓦上有过青苔，积过灰土，纳过雨水，长过青苔，光阴越来越厚重，瓦却越来越轻薄。

诗人郑愁予曾说：“我打江南走过，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。”自此之后，多少朵莲花在季节里等待开开落落，只为你曾打江南走过，只为那哒哒的马蹄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……

你若打江南过，驻足读一读青砖与绿瓦。

杂花生树

碎冻土。俗话说“要得菜籽收，就要勤理沟”，又说“麦沟理三交，赛如大粪浇”，就是这个理。对一般雨水尚可满足菜、麦等春季生长需要的沿海内陆地区，防止湿害最重要。种植蔬菜、瓜果的，宜抓紧进行播种和相关加固补漏，落实已植蔬菜的防寒措施。而对于现在的沿海农户来说，罨苗收购将近尾声，蔬菜管理是日常的重头活，宜抓紧大田露天蔬菜作物的栽培管理，并及时防雨除害。

农谚说：“庄稼歉收一年苦，不修水利代代穷。”毛泽东主席也告诫我们：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。”沿海地区由于地势较高而易旱，故向来十分注重农田水利基本建设，并每年对河道进行疏浚和保洁。前些年，随着大量外来食物的渗入，本土食物的栽培生产尤为紧迫和重要，这不仅是一个地方农耕文明传承的问题，更是一个由内到外的本元与思维方式及行为习惯的转化问题。人要喝好水健身，庄稼同样需要好水健壮生长。农耕的终极目的在于创造美满生活，而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在于传承与光大——不忘本，才能守住本元不变质。

惊蛰

□宋一良

面貌、性格、行为等心理功能方面的总和，也就是精、气、神中之“神”的特征，而体质是形与神的综合反映。

惊蛰时节正是大好的“九九”艳阳天，大地开始呈现一派融融春光。但正所谓“季节不等人，一刻值千金”。本邑沿海地区继冬旱之后，春旱常常开始露头，田间管理以及植树造林都需考虑这一气候特点，特别是瓜果蔬菜栽后宜勤于浇灌，努力提高植株成活率。农谚有云：“到了惊蛰节，蒜头(锄头)不停歇。”又道是：“过了惊蛰节，春耕不能歇。”常规年景下，“九九”过后春花春粮生长加速，土壤冻融交替，这时要抓紧翻耕敲



春和景明 沈保良作

鲁应龙及其《闲窗括异志》

□金墨

一个鲁氏供奉的真武神显灵驱逐溃卒的故事——鲁氏家事真武极灵，因祷谋远迁以避免，神不许。未几，溃卒将及境，忽空中有黑旗现，阴霾四合，卒大恐引去，闾阖获免，遂于城西建道院事之，至今有祷辄应。

这个故事可以说是鲁氏的一个“家族神话”，是鲁氏家族兴盛的一个预兆。在当时人的观念中，如果某个家族供奉的神灵非常灵验，那么也就预示着这个家族将受到上天的眷顾。鲁应龙在这里记述这个故事，其实是为鲁氏家族后来的兴盛笼罩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宣和后，鲁氏也确实逐渐兴盛，成为嘉兴当地有名的科宦世家。鲁詹的两个弟弟鲁警、鲁晷在绍兴五年(1135)同年登第。此后鲁氏子弟登第者接踵相继，鲁氏的子孙也繁衍开来，鲁晷绍兴十年(1140)所作的《世谱序》也提到：“先世(其父鲁寿宁)生五男，一学浮屠氏，孙男二十八人，曾孙七十有五，重孙二十有五五人。”此时的鲁氏，就人丁而言，也俨然成了一个大家族，不再像宣和年间鲁应龙所说的那样“单微”。而鲁氏的这种兴盛，在鲁应龙看来，很大程度上又与鲁氏祖茔的风水有关。在《闲窗括异志》中，鲁应龙记述了鲁氏家茔的两处祖茔。第十四条“光严庵正议之茔”条——

光严庵正议之茔，濒湖占胜，为一方冠。东南皆枕湖，远峰列如笔架，一塔屹於波心，文锋挺立，登名仕版者，近有其人，视他族为最盛。淳祐间，忽树间出烟一道，迳近莫不惊异，有细视之者，见其间有蟻垤不可计，从树中出，终日不绝。盖此烟即此所成，不知何异。

“正议之茔”，是鲁应龙家族奠基者鲁寿宁的墓地。由于三个儿子(鲁詹、鲁警、鲁晷)的功名，鲁寿宁生前和死后曾多次被赠予官衔。据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周必大撰写的《鲁晷墓志铭》记载，他最终被迫赠为“正议大夫”。鲁应龙之所记，当然不是仅仅为了描述它的山湖形胜，而是借以寓意其对于鲁氏家族往昔兴盛的怀念。因为到淳祐年间，鲁氏家族已经式微，不再有当年科举世家的荣耀。作为鲁氏家族的一员，鲁应龙当然希望鲁氏可以重现当年的辉煌，但那些不了了之的异象也使作者的希望最终破灭。

《闲窗括异志》的另一重要内容，是鲁应龙以当湖为中心，记述了周边地区的各种自然人文景观(寺院、道观、祠庙、湖泊、山岭、市镇、古迹等)以及相关的民间传说和怪异故事。《闲窗括异志》中至少有十五条记述与当湖地区有关。书中的第二条即是“当湖”——

当湖在今县(海盐)北五十里，南北十二里，东西六里。古老相传，地初陷时，有妇人产一物，若蛟虺状，濯于水，遂陷一方。迤邐从东北去，今有泖港，直通太湖。昨得石刻，乃《唐吴郡陆府君墓铭》：“葬于苏州海盐县齐景乡当湖。”则当湖之名旧矣。或云鸚鵡湖，因怪不载。岂县未陷曾有此湖耶。曩岁渔者于湖中获一铁链，长不计极。舟满几覆，惧而弃之。或云系屐于此。自汉迄今，上下千余年。湖日浅，土日增。闻有于其中，彷彿见其余址。

记述了当湖的位置、水域及“当湖蛟虺”的传说故事。第三十五条也是“当湖”，记述了当湖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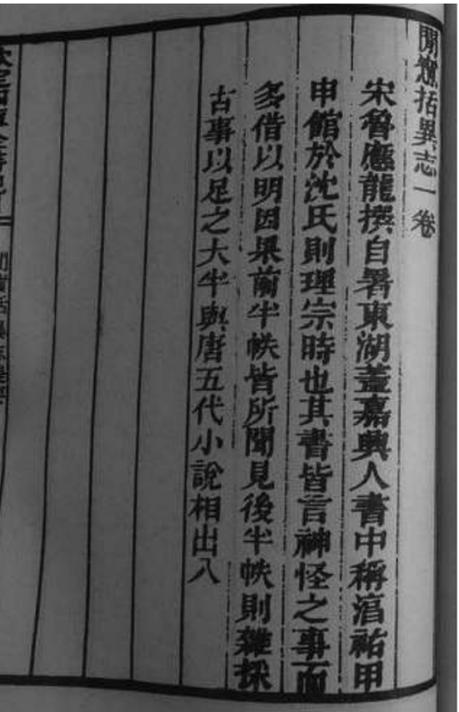
东南则通故邑，西南则近海盐，其东则广陈，其北则华亭接壤，舟楫便利，无口间断，地迥村远。

鲁应龙还记述了地处当湖湖心的按山(今案山)及当湖东南角的白沃庙，二者都是当时当湖上非常有名的人文景观，也都承载着当湖之地的文化记忆。尤其按山，是当湖湖心的一方土阜，上面“立塔以按风水”，故人呼之为“按山”。从按山之名的由来不难看出，按山寄托着当湖人对于当湖风平水静的愿望。另外如德藏寺、东林施水院、真武道院、金山忠烈王行宫以及当湖水库中的四圣庙等寺院、祠庙及与之有关的各种民间传说和怪异传闻，也都有分条记述。当湖及其周围的这些自然人文景观在后世也久负盛名，元、明、清各代都有吟咏当湖的竹枝词、棹歌传世，其中也不乏朱彝尊这样的大家。由近及远，《闲窗括异志》的叙写也时向当湖四周扩

在清代最大的官修图书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小说类存目二中，有宋时平湖人鲁应龙撰写的《闲窗括异志》一书，“自署东湖……其书皆言神怪之事，而多借以明因果，前半帙皆所闻见，后半帙则杂采古事以足之，大半与唐五代小说相出入”。以记叙神异鬼怪故事传说为主体内容的志怪小说，对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，《搜神记》、《山海经》、《封神演义》、《聊斋志异》等，与鲁应龙同为宋人的洪迈所著的《夷坚志》也是，而南朝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》则已演变为志人小说。《闲窗括异志》大约成书于南宋理宗景定年间(1260—1264)，作为一部宋末的志怪小说集能被辑入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显然也自有其特色。

鲁应龙，字子谦，鲁肃甫(鲁宗道)后裔。《当湖文系初编》“作者姓氏科第官爵著述目”言他是“乡贡进士，官宣教郎，入元，隐居不仕”。由此可知，鲁应龙生活于宋元之交，由于没有通过礼部的省试，只是一名乡贡进士，拥有从八品宣教郎的官衔。另外，据其自撰的《闲窗括异志》“沈氏书塾”条的记述，他在淳祐间(1241—1252)还曾做过同邑沈氏的塾师。从流传下来的鲁氏家族族谱及一些墓志铭看，当时科举制度下的鲁氏“登仕版者接踵”，“自宋及明科名甲于柘水”，明天启《平湖县志·风俗之四·氏族》也记载：“鲁氏，宋代最著，参政鲁宗道后也。宗道除海盐令，因籍当湖，子孙登第者十九人。”显见，鲁氏由海盐徙居当湖，能在并不长的时间内成为一方望族，可以说主要是得益于科举。而在由鲁应龙所撰的《世谱序》中，又不难看出，到南宋末年，鲁氏家族已出现颓废之势：“自今家风礼教已非昔比，时序或不往矣。子弟或不识面，今日若是，后世可知。”更加之自己屡试不第，因此，对已然式微了的科举世家鲁氏的家族回忆，在鲁应龙的《闲窗括异志》中就占了相当的篇幅。

《闲窗括异志》全书呈条文式，现存八十八条，以当时嘉兴府地区的各种民间传说和怪异故事为主。这之中，对鲁氏家族种种怪异传闻的记述是鲁应龙最先着力的地方，正是通过对这些的记述，既追忆了鲁氏家族曾经“科宦世家”的辉煌历史，也寄寓了同样作为读书人的他对自己家族的那种特有情思。《闲窗括异志》第四条为“方腊叛”。在这一条中，鲁应龙先提到“时鲁氏居东武，家尚单微”，指其家族此时尚未兴盛。但他随后记述了



《闲窗括异志》内页